

Banana Yoshimoto

Aruzenchin Babaa



〔日〕吉本芭娜娜 著

〔日〕奈良美智 画

李萍 译

阿根廷婆婆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 根 廷 婆 婆

「日」吉本芭娜娜

著

「日」奈良美智

画

李萍

译

Aruzenchin Babaa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根廷婆婆 / (日) 吉本芭娜娜著; (日) 奈良美智画; 李萍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27-7257-5

I. 阿… II. ①吉… ②奈… ③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8161号

Copyright © 2006 by Banana YOSHI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Co.Ltd. in Japan in 2006
under the title ARUZENCHIN (Argentine) BABA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S.L.
Drawings © by Yoshitomo NARA

图字: 09-2009-655号

阿根廷婆婆

[日] 吉本芭娜娜 / 著 [日] 奈良美智 / 画 李萍 / 译
责任编辑/姚东敏 装帧设计/任凌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插页 16 字数 17,000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7257-5/I·4416
定价: 3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阿 根 廷 婆 婆

ARUZENCHIN BABAA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的平凡世界消失了。

许许多多一直隐匿于幕后的东西突然间显露了出来。

原来人真的会死，每一个自以为普普通通的日子刹那间变得面目全非，而心中的那些漫长无聊的感觉其实全都是错觉。

即便身处这深深的哀叹之中，每天倒也有新鲜的发现。

那一年，我十八岁。



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最重要的一刻，父亲他竟然逃开了。

我父亲是个地道的石匠，从事墓碑、庭院观赏石的雕刻工作。记忆中的他，总是在作坊里忙碌。自打中学一毕业，他就加入了干手艺活这一行的大军，住在作坊里跟着师傅学手艺。年纪轻轻就自立门户，能从师傅那里接到生意了。然而，时代的浪潮不断冲击着他那种传统的生存模式。

手工雕刻方式本身已经完全过时了。如今，石料可以

直接进口加工好的成品，不必特地跑到产地去；工匠也都是采用外聘形式，只要有机器，无论是谁都可以进行石料的切割打磨。父亲常常感慨：过去可都是要先从看石料开始的，挑石头要根据墓地的大小，甚至连墓地里种什么树都要考虑在内。然而，他所历经的那个石匠的时代，那个石匠是必不可少的职业的辉煌一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如今墓碑价格大跌，甚至出现了量贩店的销售形式。

尽管如此，父亲不借助机器坚持纯手工的做法仍然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同，直到前一阵子还见他在专心致志地打凿石碑。

我母亲是父亲师傅的女儿。他们俩最初几乎闹到要私奔的地步，后来因为有了我才得到了家人的谅解。家里给他们盖了房子，又把作坊传给了父亲。父亲因而无需改变自己去迎合现代社会，这对于匠人脾气的他来说无疑是一

件幸事。

母亲住院后，即便工作再忙，父亲早晚都会提上母亲爱吃的蛋糕或是水果跑去医院。可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早上，他却睡过了头，没有来。

我想，父亲一定是料到了。

在前一晚就已经有所觉察。

却不敢面对，逃走了。

因而错过了一份大礼。



为此，我曾有一瞬恨过父亲，但现在已经完全原谅了他。

我是家中的独生女。目睹母亲死亡这一经历给我带来怎样的影响，我无法用确切的言语表达，然而从此我的眼中永远地多出了一抹光彩。当我面对镜子时，可以看到镜中的自己眼神里前所未有地蕴含着一种强大的力量。

因此，我想我一定是得到了一份大礼，那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令人牙根咬合不拢的恐惧，以及在医院昏暗的走廊中看到的那些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景象换来的礼物。

母亲的灵魂离开躯体后，望着她那冰冷的身体，我不
断在想：母亲就是乘着它走完人生之旅的。

于是，我也像保养汽车那样爱护起自己的身体来。比如：汽油用高辛烷的还是标准型号的；越野能力强不强；下雪了怎么办；喷什么漆好；高油耗的燃料有哪些，会造成怎样的负担。像这样，把自己的肉体想象成汽车，凡事就好理解多了，我甚至变得比以前更健康了。



小镇边缘有一幢几近荒废的旧楼，很久之前就有一位大婶住在那里。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是大婶的年纪了，现在想必应该称她为“奶奶”了吧。

小时候，我们管那幢楼叫“阿根廷楼”，管住在那里的那位大婶则叫做“阿根廷婆婆”。

名字的来历是缘于当时那位以浓妆异服闻名的“阿根廷婆婆”在那里教授阿根廷探戈与西班牙语。

听说后来没了学生也没了教课热忱的阿根廷婆婆人变得古里古怪，在房顶辟一块菜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日子。这些是全镇人都知道的事情。

大家都在盛传，说她很久以前曾在阿根廷当地学过探戈，还猜测说她没准儿有一半阿根廷血统。

路过那里的时候，经常看到她的身影在繁茂的草丛那边晃动。偶尔也会见她提着超市的购物袋出现。女巫般的鹰钩鼻，凌厉的吊眼梢，瘦削的身体，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

也有传言说她吃猫，不过最终证实她只是养了一群猫而已。她也出来倒垃圾，也和人打招呼，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那片土地归她所有（据说是从事南美贸易的父亲留给她的）。镇上的人决定不再理会她，孩子们也不再偷偷潜入她家搞恶作剧。因为听说她有亲戚是什么大使或者阿根廷警察高层之类的，家长不准孩子们去生事。

镇上居民多是世代居住于此，加之大都为人和善，于是对小镇边缘有这么一处破屋，破屋里面住着一个稀奇古怪的女人，也就听之任之了。



母亲死后不久，我听到不是旁人，竟是我自己的父亲出入阿根廷婆婆那里的时候，捧腹大笑不止，甚至笑翻在地，几乎笑出了眼泪。

还跟打电话来通风报信的朋友议论。

“说的可是那个阿根廷婆婆呢。”

“怎么可能！他能和阿根廷婆婆好上了？”

“不管怎么说，她可是咱镇上的大名人阿根廷婆婆呀。”

说完，我们俩又都嘎嘎大笑。

笑完挂断电话，心里不禁还是掠过一丝不安。

那时我并不住在家里，而是借住在同镇的离我念书的私立学校近些的婶婶那里。

不过，因为担心父亲一个人生活，我还是时常回家看看。

那一阵子父亲的确经常不在家，手头似乎也没什么生意。

自从母亲死后，他的精神一直有些抑郁。我想，反正他也有积蓄，就暂且让他一个人清静清静好了。

记得最后一次在家中见到他的时候，他吃着我做的乌冬面，不知怎的突然冒出一句：“美津子，你知道曼陀罗吗？”

“知道啊，上回还在上野看过展览呢。”

“类似的东西，世界上到处都是呢。”

“是吗？”

“我不是一直在凿石头吗，慢慢觉得有些明白曼陀罗

了。石头是来自大自然的东西，或许是它让我有所领悟的吧。”

说这话的父亲一脸认真的神情。

“那你明白些什么了？”

我隐隐有些不安，问他。

“宇宙不是平面的，也没有时间，是一层一层的好多层。一层层的，就像装着机关的盒子，时间什么的全都藏在里面，一个连着一个，道理讲不明白，画也很难画出来。不过，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和其他部分相通的，在最最深处的空间，是无穷无尽重叠在一起的。硬要表现的话，不就是曼陀罗那样了？”

